

吉狄马加地震诗歌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章宇阳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部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地震诗歌以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为背景,将诗性语言与民族文化意象相融合,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其创作立足于公共关怀,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现实主义精神。在《献给汶川的挽歌》中,诗人构建了“个体—民族—人类”三层情感结构,实现了从个人情感抒发到集体情感共鸣的升华。而在《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等地震诗歌中,他借助藏族文化意象,打破民族界限,完成跨民族的情感联结与文化书写,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实质。吉狄马加的地震诗歌不仅为灾后精神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参照,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与文化支撑。

关键词:吉狄马加;地震诗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跨民族书写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Jidi Majia's Earthquake Poems

Yuyang Zh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Yi poet Gidima Ga's earthquake poetry,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ajor disasters such as the Wenchuan and Yushu earthquakes, integrates poetic language with ethnic cultural imagery, revealing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s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within the Chinese nation. His creations are grounded in public concern, reflecting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 spirit of realism. In "Elegy for Wenchuan," the poet constructs a three-tiered emotional structure of "individual—ethnicity—humanity," achieving a sublimation from personal mourning to collective empathy. Meanwhile, in poems depicting the Yushu earthquake, such as "The Starry Sky on the Gana Mani Stone," he employs Tibetan cultural imagery to transcend ethnic boundaries, accomplishing cross-ethnic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further highlighting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Gidima Ga's earthquake poetry not only provides an important literary reference for post-disaster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but also lays a profound emotional foundation and cultural support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Ji Di Maji; Earthquake poetry;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ross-Ethnic writing

引言

近年来,地震诗歌越发成为探讨文学公共性与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领域。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代表,吉狄马加的创作以其独特的民族视角与人类关怀,诗歌创作中展现出强烈的介入意识。他的地震诗歌不仅深切地抒发个人情感,更通过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运用,构建起个体与集体、民族与人类之间的情感联结,成为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本。尽管学界对吉狄马加诗歌的民族性与现代性已有充分讨论,亦不乏对其作品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性地将其“地震诗歌”作为一个关键的文本类型,深入剖析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机制、表达策略及其独特的公共价值。基于此,研究吉狄马加地震诗歌中所显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颇有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意识……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为全

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情感和心理基础。^[1]在重大灾难面前,社会各方力量迅速凝聚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深刻共识,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本文旨在分析吉狄马加的地震诗歌如何通过诗性叙事将地震集体记忆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资源,从而揭示出吉狄马加的地震诗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的独特价值,为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 以诗歌介入公共关系的创作态度

21世纪以来,不少诗人着力于反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盛行的以日常生活现实为书写对象的个人化写作、私语写作,试图“寻求诗歌重返社会、文化中心的可能路径”,以重新建立诗与公共现实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各种灾难、公共事件、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不少诗人自觉主动将诗笔聚焦于公共现实,积极处理诗与公共现实的关系,吉狄马加无疑是一个典型代表。^[2]

吉狄马加地震诗歌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介入公共现实的最好媒介。当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等灾难发生时，人们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救援支援，更需要情感层面的慰藉、精神层面的凝聚。此时，诗歌以其凝练的语言、强烈的抒情性，成为最快抵达人心的文学形式。然而，并非所有聚焦地震的诗歌都能有效“介入公共关系”，有些诗歌流于对地震场景的直白记录，缺乏情感的升华与精神的思考，难以引发读者的精神共鸣；有些诗歌则陷入过度的个人悲伤宣泄，难以与更广泛的公共情感形成连接。而吉狄马加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连接个人体验与公共现实的核心纽带，他的悲伤不仅是个人对同胞遭遇的同情，更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面对苦难时的集体共情。这种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核的写作，使得他的诗歌既能深入情感的细微之处，又能拥有广阔的公共视野，从而真正实现了诗歌与公共现实的有效对话。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突如其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心中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吉狄马加没有选择沉默，也没有等待所谓的“灵感降临”，而是以诗人的敏锐感知与社会责任担当，迅速将心中的悲痛转化为凝练的诗行。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当月，他便完成了长诗《献给汶川的挽歌》。这首诗的创作速度，本身就是一种“介入”的姿态，以即时性的情感回应，与灾区人民、与整个民族的悲痛情绪同频共振。在诗中，吉狄马加以诗性语言呈现了全球不同地域人群对汶川的深切关注与共情。这种跨越地域的情感联结，既源于诗人个体对同胞创伤的感同身受，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熔铸中升华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精神共鸣。“也是从那一刻，时间被重新计算 / 中国在奔跑 / 世界在奔跑”、“无论是东方人 / 还是西方人的眼睛里 / 都为你含着悲伤的泪水 / 是的，汶川 / 因为这种哀痛不仅仅属于你 / 这是人类的哀痛 / 这是所有生命的哀痛！”^[1] 这些诗行彰显了诗人在面对不可抗力的天灾时，人们之间没有民族的隔阂，只有对同胞创伤的深切共情。最后，更是将“汶川的哀痛”上升到“人类哀痛”、“所有生命哀痛”的层面。这种情感既是诗人个体诗性的独白，也是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与世界人民情感同频的彰显。这种“上升”绝非简单的情感拔高，而是建立在对“共同体”多层内涵的深刻理解之上。从“个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吉狄马加的诗歌构建了一个层层嵌套、相互支撑的“共同体情感结构”。诗人个体的悲伤是情感的起点，是所有真诚情感表达的基础；中华民族的集体共情是情感的核心，是连接个体与人类的桥梁；人类的共同哀痛是情感的升华，是对共同体精神的终极诠释。

2 吉狄马加地震诗歌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吉狄马加的创作扎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致力于融合个体表达与人类关怀。这一特点在其流寓青海期间得到了进一步深

化，当地丰富的多元文化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为深厚的底蕴。吉狄马加在青海的寓居期间，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发生地震。时任青海省委常委的吉狄马加被藏族人民在面对苦难与离别时的独特信仰深深感动。他写下《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献给玉树的藏族受灾人民。他用诗歌去赞美藏族人民的信仰力量，他的诗歌成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更多的人了解藏族人民在面对苦难和离别时的精神世界。

在《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中，吉狄马加以嘛呢石作为诗歌的核心意象。嘛呢石——以在石头上刻有“嘛呢”即梵文佛经中的六字箴言而得名。通过刻画六字箴言，嘛呢石可以引导人们超越现实束缚，获得心灵安抚与精神慰藉，消解痛苦、恐惧等负面情绪。2010年玉树地震后，遇难者家属通过放置刻嘛呢石，寄托对逝去亲人的哀思，以此抚平内心伤痛。在当地藏族文化中，向嘛呢石祈福是一种常见的情感表达与纪念方式。嘛呢石堆作为一个凝聚民族情感的精神地标，它象征着藏族人民对信仰的共同坚守，以及在这种信仰下形成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身为彝族诗人的吉狄马加却对藏族的“嘛呢石”这一独特信仰有着切身体验，表现出超越民族的共情能力，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

在《嘉那玛呢石上的星空》中，吉狄马加表现了不同族裔对藏族同胞关注。诗人在面对天灾造成的集体创伤时，跳出了单一的民族身份。他在诗歌中写道：“于是，我仿佛成为了一个格萨尔传人 / 我的灵魂接纳了神秘的暗示 / 嘉那嘛呢石，请你塑造我 / 是你把全部的大海注入了我的心灵”^[6]148。这种跨越彝藏文化差异的深度共情，正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体现。无论是藏族，还是彝族都是中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互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4]。中华文明延绵五千年历经各种磨难而从未中断，创造了世界文明绝无仅有的奇迹，表明中华民族内蕴着独特而巨大的凝聚力。吉狄马加来到多民族聚居的青海，看到藏族人民面对地震时的伟力，藏族文化自然而然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他在《嘉那玛呢石上的星空》中写道：“我已经是另一个我，我的灵魂和思想 / 已经成为了这片高原的主人”^[6]148，此时，诗人已经完全把自己当作了一个生于此，死于此的藏民。诗人此刻的情感是个体的、诗性的，同时也是共性的。

3 地震诗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

玉树地震发生以后，比经济损失更难以估量的是地震对灾区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相较于物质重建有明确的工期，精神家园的重塑是一场更漫长、更隐性的修复工程，它关乎灾区人民能否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能否重新建立与民族文化的情感联结，更关

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根基的稳固。因为各民族的精神家园，本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玉树的精神重建绝非局部的自我修复，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凝聚力的一次集体锻造。由此可见，精神家园的重塑成为比物质重建更为重要的任务。玉树人民都在以自己方式在重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三江源报》复刊，玉树州文联成立，《康巴文学》《三江源生态人文》和《源》创刊，州民族歌舞团、玉树土风歌舞团也重整旗鼓……^[5]这场精神重建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许多玉树以外的人对玉树精神家园的重建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仅中国作家协会就曾三次组织大批作家深入玉树采访、体验，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玉树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文学作品。而吉狄马加写给玉树的这些“地震诗歌”堪称典范。《献给就要来临的明天》也是吉狄马加以玉树地震为主题创作的诗歌，与《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共同构成玉树灾后重建的重要精神成果之一。诗中反复呼告的“我们不会放弃你”、“我们不会离开你”等直抒胸臆的表白，既表现了诗人要与玉树人民共度难关的决心，更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诗意具象化。诗人以“我们”这一集体称谓超越个体身份，将面对灾难时的民族共情升华为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情感。“把光明和微笑 / 都献给就要来临的明天”^[6]158，更是以深切温暖的语言传达了乐观的精神以及对玉树灾后重建的信心，表现浓厚的人文主义。

地震诗歌除了抚慰受灾群众的精神创伤之外，对苦难和灾难的“历史化”书写也是其基本题旨之一。对“历史”（现实）的“历史化”叙述是建构一个国家或民族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尽管大地震依然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作为一种“战时性”文学表现手段，“地震诗歌”已经提前将大地震“历史化”了。……大地震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苦难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苦难。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已经成为建构和强化我们国族身份认同的历史叙事。^[6]这种“历史化书写”的核心，不是将灾难“封存”为过去，而是将其纳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谱系，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长的文化资源。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玉树地震不再是“玉树一地的灾难”，而是“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考验”。这些诗句将个体的苦难转化为集体的记忆，即我们共享

同一片土地，共担同一份命运，灾难带来的不仅是伤痛，更是“我们同属一个民族”的身份确认。而这种集体记忆的建构，对强化国家认同至关重要。当后代通过诗歌读到玉树地震时，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传统，这种精神传统会转化为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4 结语

吉狄马加，作为一位彝族诗人，他的文学创作跨越了民族界限。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便以长诗《献给汶川的挽歌》开启了以诗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诗中吉狄马加以诗性语言勾勒不同地域人群对汶川地震的深切共情，将个体对同胞创伤的感同身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熔铸下升华为集体性的精神共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在创作关于玉树地震的诗歌时，吉狄马加以独特的方式进一步介入公共现实。他不从正面描写地震，规避了现象实录与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以个体诗性视角重塑公共创伤，借用藏族文化中的独特意象来创作诗歌。在诗歌中不仅有着对藏族地区自然与文化景观的描绘，更表达了对这片土地及其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吉狄马加的“地震诗歌书写”，从汶川到玉树始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核，前后呼应地构建起跨民族文化共鸣的桥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范式。

参考文献：

- [1] 沈桂萍.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03): 1-6.
- [2] 耿占春. 世界的裂隙穿过诗人的心脏[M].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 56.
- [3] 王利群. 地震灾后的自我心理调适与社会心理建设[M].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0. 35.
-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140.
- [5] 古岳. 向上的纬度[M].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21. 261.
- [6] 李祖德. 苦难叙事、人民性与国族认同——对当前“地震诗歌”的一种价值描述[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8, (04): 28-33.